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二

契丹上

契丹本東國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韎韐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屍置於山

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  
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  
猪鹿其無禮頑嚙於諸夷最盛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  
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  
數百里

和龍今  
柳城郡

多為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

馬於是東北羣狄錫萬丹部赫特赫部佛佛頁裕嚕部  
錫林部博恰部理部圖嚕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  
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

密雲  
今郡

齊受魏禪入貢不絕天

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信遠人乃悉給糧令還本部勅突厥拊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隋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

後二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歡來降突厥不欲  
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  
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歡  
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帥庫克率其部內  
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庫克為持節十州諸軍  
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  
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  
五月庫克曾孫松漠都督

屬松漠都督府  
屬今柳城郡

李盡忠與其

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

州

今柳城

自號為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

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

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硤石黃蘆谷官軍敗績元遇仁

節沒於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

今信都郡

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

今河間郡

又遣夏官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

萬榮戰於東硤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於陳宏暉棄甲

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  
婁師德為副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  
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於突厥開元初盡  
忠從父弟都督舍瑋以摩多政衰率部落來降元宗賜  
丹書鐵券五年以宗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  
李舍瑋舍瑋死以其弟縑古襲封後為其酋格圖肯所  
殺奉縑古從父弟裕允為君詔即拜裕允襲封以宗室  
出女慕容氏為公主妻之裕允死弟托允嗣托允為格

圖肯所逼來奔格圖肯奉其弟實古統衆詔許襲封後  
三年格圖肯殺實古立庫哩為王脇衆共降突厥詔  
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八總管兵擊之大破  
其師格圖肯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圍之格  
圖肯為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  
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  
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為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  
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且羅為恭



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為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歷中十三貞元間三

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齊蘓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中其王曰實埒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寢又彊實埒既死族人哈陶津嗣光啟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尼嚕古穆稜穆稜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當唐之末

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達呼哩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達爾扎部二曰伊斯琿部三曰舍琿部四曰諾爾威部五曰頗摩部六曰訥古濟部七曰濟勒勤部八曰實衮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約尼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

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約尼不任事選於其衆以安巴堅代之安巴堅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安巴堅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安巴堅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安巴堅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誚之安巴堅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

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安巴堅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安巴堅知衆可用用其妻舒嚕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搞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安巴堅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

王李克用使人聘於契丹約為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  
舉兵擊梁安巴堅既而背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  
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  
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  
間敵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安巴  
堅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  
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  
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錫里錫里譯者謂之

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  
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  
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  
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  
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  
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安巴  
堅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為晉  
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安巴堅大喜乃空國入

寇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  
自將鐵騎五千乘敵散走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  
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  
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思中國乘其虛乃遣聘  
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  
坤告哀於契丹安巴堅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  
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  
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



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豈可得違其子托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安巴堅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

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  
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  
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  
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安  
巴堅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  
皇王托雲為東丹王已而安巴堅病死舒嚕護喪歸西  
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庫濟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庫  
濟後更名德光諡安巴堅為大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

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宗厚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反求援於契丹契丹遣塔拉扎拉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塔拉等斬之擒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初安巴堅死長子東丹王托雲當立其母舒嚕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托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夫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安巴堅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

所敗喪其萬騎又失哈瑪爾等皆名將而舒魯尤思念托  
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哈瑪爾扎拉等  
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  
北七百里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陡絕  
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  
狹西淶疇米礪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  
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  
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

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塔拉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庫爾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侍其母甚謹常侍立其

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  
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父事之約事捷之後割盧  
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兵出鴈門車騎  
連亘數十里唐兵大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  
敬瑭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  
德鈞并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  
立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  
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子而去

後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  
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  
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  
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  
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疋其餘  
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  
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  
光遣中書令韓頻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

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於秀容東至於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



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於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  
衆擊晉戰於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  
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  
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  
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  
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  
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  
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始盡契丹見大桑木罵

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東薪於木而  
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  
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於榆林幾為所虜審琦  
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  
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  
下詔親征軍於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契丹歸至虎北  
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於陽城衛村晉軍  
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

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於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舒嚕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

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  
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敵  
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  
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  
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  
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  
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  
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

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敵德光  
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  
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  
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  
威遣富珠哩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  
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嘉哩以手詔賜帝曰孫  
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  
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

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  
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晋文  
武百官班於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  
甲衣貂帽立馬於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邱  
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論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  
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晋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  
顧夕出宿於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於黃龍府癸巳入  
居晋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掛皮以為厭

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於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  
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氍毹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  
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  
太常樂舞陳於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  
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德  
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  
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舒嚕德光已滅  
晉而無立延壽意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

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  
顧左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  
子邪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  
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  
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  
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  
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  
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巴翰之妹



亦嫁德光而阿巴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  
為節度使李崧為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  
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  
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  
高勲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  
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勲退而謂人曰是將死矣  
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  
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宏鎮

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為大塚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  
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  
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於殺胡  
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  
帝羆永康王烏雲立諡德光為嗣聖皇帝號安巴堅為  
太祖德光為太宗烏雲東丹王托雲子也托雲奔唐烏  
雲留不從號永康王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  
書契丹兵助晉攻唐唐廢帝殺托雲晉高祖入京師追

封托雲為燕王德光滅晉烏雲從至京師德光死欒城  
烏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  
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籥於烏雲烏雲不與延壽左右  
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兵  
猶萬人可以擊敵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烏雲  
召延壽飲酒誘而鎖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制曰可於  
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鎮  
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烏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

母舒嚕舒嚕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烏雲將廢之烏雲留其將滿達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與其祖母舒嚕相拒於石橋舒嚕所將兵多亡歸烏雲烏雲乃幽舒嚕於祖州祖州安巴堅墓所也初德光之擊晉也舒嚕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舒嚕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舒

嚙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烏雲囚之後死於木葉山烏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滿達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滿達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州節度使烏雲立命守鎮州滿達尤酷虐多畧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脰手

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滿達已去馮道等乃  
南歸漢乾祐元年烏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邱契丹入  
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  
月食敵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邱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烏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  
烏雲彊之燕王舍音與太寧王額哩木等率兵殺烏雲  
於火神淀德光子齊王舒魯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舍  
音額哩木林而迎舒魯以立舒魯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

帝後更名璟舒嚕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烏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後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烏雲死舒嚕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

御龍舟艘舩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  
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莫州  
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病乃置雄州於  
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莫兵不血  
刃舒魯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已還漢又何惜  
邪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  
州邵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



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契丹七年當廣順  
三年亡歸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  
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  
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南望五臺  
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西北行五  
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於此因以名  
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  
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

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  
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  
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  
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  
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  
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於此其  
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  
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

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  
至此無里候其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  
烏雲相及遂及舒魯戰於沙河舒魯兵敗而北烏雲  
追至獨樹渡遂囚舒魯於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  
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  
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  
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  
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

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  
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  
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  
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  
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莢  
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烏雲時卓帳於此  
會部人葬德先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  
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有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

碑石曰陵所也烏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  
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醢禮畢問其禮皆祕不  
肯言嶠所目見囚舒魯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  
異已而翰得罪被鐐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  
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  
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  
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  
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

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  
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  
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  
草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為  
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渤海  
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  
南奚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關矣西南  
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裕庫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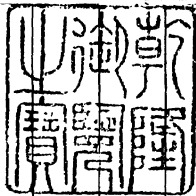
人長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嚴寒水出大魚  
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  
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噶斯又其北單于突厥  
皆與裕庫呼畧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  
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  
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  
寒水曰瓢瓢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  
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鞏刼子其人髦首被皮為衣不

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戰却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



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  
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  
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  
車子歷牛蹄國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  
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  
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  
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  
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

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吾國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吾國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以為陷敵記云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五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八至

詳校寓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三

契丹中

宋太祖皇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盜戎人馬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乃令盡還所盜馬仍禁民毋得出塞外盜者未幾敵衆入寇

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之獲馬四百匹乾德二年命昭  
義軍節度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韜以城降遼州平  
晉軍三年四年俱寇易州開寶二年車駕征河東敵兩  
道率衆來援何繼筠韓重贊等敗其師是秋涿州刺史  
許周瓊來降以為左羽林將軍仍領涿州豐州刺史王  
重安上言契丹實哩錫琳等部凡一十六族歸款詔官  
其首領是歲舒嚕為帳下所殺國人立烏雲之子明記  
號明照王子稱天贊皇帝改元保寧三年六月敵六萬

騎寇定州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人赴之上  
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敵至即戰勿  
與追逐欽祚與敵戰滿城敵騎小却乘勝逐北至遂城  
殺獲甚衆值暮夜入保遂城敵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  
中糧少整衆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軍中  
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  
嘗謂左右曰若敵敢犯邊我以二十四疋絹購一敵人  
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疋絹此敵盡矣

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言欲講和之意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使來聘太祖召見宴賜禮遣之詔太常丞呂端報聘自是始交中國八月又遣其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厚賜之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十二月又遣使獻御衣及馬賀來年正月詔遣宋準等報聘九年二月其使耶



律延顓來賀長春節五月命田守奇等報聘是歲十二月以國哀遣使來修聘禮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賀太宗即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繼又遣使來賀乾明節自此聘使不絕四年二月車駕征河東次趙州遣其臣耶律伊喇美楞奉書問起居俄而敵騎數萬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為郭進所敗及太原還上親征幽州敵聞上之至皆不敢居城中及數萬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

黨遁去敵渤海兵三百餘人來降未幾其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延素率官屬十四人降以延素為右監門衛將軍又其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降自王師之入敵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傳於城下命諸將攻城定國軍節度宋偓南面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保靜軍節度劉遇東面定武軍節度孟元詰西面旬有五日以士卒疲頓班師十月大寇闕南劉延翰崔彥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戎馬兵器甚衆十一月

嵐州忻州皆破其師五年三月十萬衆寇代州為潘美  
楊業所敗俘獲甚衆十一月契丹萬騎寇雄州車駕北  
征次大名敵遁去上乘勝欲討幽州李昉扈蒙等以為  
大兵所聚轉餉是資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躪尤  
極蕭然恐不堪調發乃下詔南歸六年正月九月俱寇  
易州擊退之七年明記卒偽諡景宗孝成皇帝子常王  
隆緒立纔十二歲母蕭氏專國是歲五月敵三萬三道  
來寇一襲鴈門潘美擊破之遂北入其境破其壘三十

六一攻府州折御卿大破之於新澤擒酋長百餘人斬首七百級一寇高陽關崔彥進擊敗之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十月詔禁民入北界擄畧及竊盜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之物送還十二月實哩錫琳穆濟烏雅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徙歸附豐州刺史王承美出兵迎之與敵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八年二月承美又破其師逐北至青塚降者三千帳獲羊馬萬計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

相繼上言契丹主幼國事決於其母蕭氏蕭內行不正私於大將韓德讓等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為然三年正月大發師出塞進討曹彬崔彥進米信等趨涿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美楊業等出鴈門尅期齊舉彬等所向克捷多所俘獲降其招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顧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王師擒獲敵中首領自是應募者衆初師出之日上謂

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敵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不暇為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契丹美果下衆朔雲應等州重進取飛狐靈邱蔚州山後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慮斷饗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且盡還軍以援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慮功少於美等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裹

五十日糧復往攻涿州敵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  
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  
無復行伍將至岐溝關敵騎追及與戰王師不利彬等  
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  
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彥進信赴闕留田重進守中  
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  
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孟  
曹汝潞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強壯指揮使劉鈞

率兵襲岐溝關破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  
代州為副部署盧漢贊擊破於土鎧堡斬首二千級生  
擒五百人獲馬千匹四年正月復入寇三關自曹彬失  
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思宿將劉廷讓宋偓張永德  
罷節制在環衛欲令擊敵自効遂遣廷讓屯雄州偓屯  
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讓與敵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  
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敵復入深祁陷  
易州殺畧甚衆又寇定遠軍城中兵少人心甚危知軍



著作都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敵遂引去上為下  
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每遣屯守上必授以  
成算端拱元年十一月復寇中山郭守文李繼隆等與  
戰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豐王承美言契  
丹頻歲畧州境族帳漢民皆奔毛駝山東黑山以避之  
承美皆以州兵擊退詔書褒美彬等師既不利敵復取  
雲應朔等州二年詔緣邊作方田頒條置量地里之遠  
近列置寨柵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明年敵遣人至

雄州求通好部署劉福以聞上令許之既使卒不至  
道元年正月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十六  
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先是敵與賊遷相結以  
窺邊境上密授成算於府州折御卿為之備至是御卿  
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汭勒浪等族乘敵之  
亂詐為州兵躡其後敵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  
輜重涉河而遁敵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  
餘人生擒吐渾大將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浪等族既

與敵有隙悉款塞內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於河南  
自府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以  
馬尾為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四月數千騎寇雄州  
為何承矩所敗梟其特哩大將一人真宗咸平元年契  
丹裕悅王五寨監使馬守玉等百七十口內附上名見  
問勞守玉等自言苦暴斂重役遂謀向化詔賜衣服繒  
綵給近甸良田處之是冬敵衆萬騎來三路先鋒逆擊  
於廉良路殺二千餘人獲馬五百匹十二月詔親征上

御鎧甲於中軍命樞密使王顯押後隊橫亘數十里督諸將進戰敵襲冀州州兵擊於城南斬千餘人奪馬萬餘匹又府州率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寨盡殺帳下焚獲不可勝計三年敵縱掠高陽闕貝冀都部署范廷召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盡奪所掠老幼而還四年十一月戎人逼威遠軍王顯等全師至大破敵戮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特哩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獲甲馬甚衆餘奔北號慟滿野自此歲侵邊界所在擊

走之六年七月偽供奉官李信來降言其國中事云明  
記四子長即隆緒次隆慶隆裕幼鄭哥早亡國中所管  
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千餘騎  
其偽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錫里及八部  
落錫里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  
餘常衛戎主九萬三千九百餘即入寇兵也其國自幽  
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古遼陽  
城即號為界東京者也又京北六百里至烏舍國其國

用漢文法使印八角而圓又東南接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賜器幣冠帶上召鎮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向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契丹入寇蓋亦常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陷然後不能為害願專責將帥不須戎輅親舉景德元年閏九月敵主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掠威遠順安軍保州三路攻保州不利別部寇岢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敵

主與母率衆至唐河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既而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敵遂南熾攻圍瀛州詔威敵尙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部署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既而大破敵衆捷奏連上十一月敵衆急攻瀛州晝夜鼓噪大設攻具負板秉燭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礮石巨木擊之皆墜敵主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敵為城兵所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以遊兵逼冀州城知州王嶼擊走敵衆

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雄軍車駕北巡以山東南道  
節度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西上閣門使孫全照  
為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為鈐轄武寧節度駙馬都尉  
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侍衛步軍都虞候王隱為  
都鈐轄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及令諸路將帥速赴  
行在又詔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  
鑿河冰又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  
既而敵衆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



三面王師既成列都排陣使李繼隆等分伏勁弩以控要害其貴將順國王達蘭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方為先鋒異旗幟出行陣督戰伏弩齊發矢中額而隕暮夜至寨死敵大挫衄退却不敢動初定州路副都部署王繼忠戰敗陷敵敵授以官繼忠嘗為彼言和好之利至是雖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達闕下上覽奏以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許敵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

使議和乃命曹利用持書往至大名王欽若疑敵不誠留之不遣繼忠又奏言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之至乃詔督利用前去利用至敵營戎母禮遇甚勤遣飛龍使韓杞随利用至行闕先是繼忠上章及杞至皆以求關南地為名上以事在前朝不許利用至契丹帳數沮割地之議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敵主請以兄事上遣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來聘杞與東之來皆言國母附問起居以其專政自是皆

致聘問每歲別以金帛遺之令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  
報聘遺以衣服茶藥金器等東之言收衆北歸恐為緣  
邊邀擊有詔諸部署及諸州軍勿出兵縱契丹還蕃二  
年春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南北界貿易瀛代州  
部送契丹降人詔以請盟後者還是年以其母生日遣  
孫瑾等往使敵主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  
屢召瑾等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厚瑾等辭還賁以器  
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於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

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十一月契丹母及其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又遣使來賀來年正月遣使報聘如之自是歲以為常四年戶部員外郎李維使還言敵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官屬隨帳自辦器械糗糧自是遇漢使益厚大凡蕃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敵主嘗云契丹風俗薄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置館於拒馬河北以候朝使二月戶部副使宋搏使還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

東北城壘庠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垣牆宮中有武功  
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然蕃夷  
性不檢每宴集有不拜而懈惰者二年十二月蕭氏卒  
遣使弔奠致賻是年其相韓德讓死德讓專政有智畧  
契丹推服自蕭氏卒德讓繼死虜主闇弱隆慶尤桀黠  
衆心附焉其年契丹將伐高麗命所部南北大王皮室  
伊實丕勒貝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賦車二千乘凡調  
發先下令使自辦兵器駝馬糧糗故其抄畧所得不補

所失又索境內漢口有罪者配軍為驍民皆嗟怨十月遣使來告征高麗十一月敵主自遼陽親伐高麗大為高麗敗覆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大半乃令幽薊選土人以補其乏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署中京又置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右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

啟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遼朝使遊觀城南門內有裕悅王解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闌山

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原平  
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入山屈曲登陟無  
復里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  
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  
口北有鋪設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之所最為隘東  
然幽州東趣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  
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  
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



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片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漚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追所居屋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嶮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荆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

石子嶺自北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  
云渤海人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  
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庠小  
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闌之制南門曰朱夏門  
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門曰天衢通闌望闕次  
至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閭闔城內西南隅岡山有  
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口即蕃境居人草庵  
板壁亦務耕種但有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蓋虞吹沙所

壘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  
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  
粥粃糲自中京至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窰  
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  
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  
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  
樂州也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  
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館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

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安巴堅廟所服韉尚在  
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  
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  
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  
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趨廬亦皆東向臨潢西  
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  
丈餘即有堅冰天禧四年工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充  
使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

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至中京北皆奚境  
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  
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  
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殺獐河  
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舍倉  
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  
自北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敖拉蘇館蕃語謂山為敖拉  
水為烏蘇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

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  
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邊  
平處國主曾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  
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  
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及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  
葉山本安巴堅葬處又云祭天地之所東向設羶屋署  
曰省方殿無階以羶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羶屋  
署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羶屋西北望之不見

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其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罩  
魚設羶廬於河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  
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廻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  
土河上罩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  
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  
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  
制國母與蕃官皆本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羶  
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

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  
穿袍加義襴繫鞬鞞帶以黃紅色條裏草為之用金玉  
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簷不掀雙耳額  
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皂幅巾紫穿袍束  
帶丈夫或綠巾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  
貂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  
貂毛羊鼠沙裘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韃韃勒輕缺於  
馳走以貂鼠或鶩項鴨頭為扞腰



按三朝契丹傳所言自幽州迤北至遼主所都中  
京上京道里與五代史四夷附錄所載胡嶠所述  
小異故並錄之以俟參考

契丹下

乾興元年真宗崩遣使告哀并贈以遺留物敵主隆緒  
聞訃發哀甚慟遣使來弔祭隆緒又謂其國后汝可致  
書大宋皇太后汝得名通中國并以珠珂等物獻太后  
又設真宗靈御於范陽閔忠寺建道場百日下午令國中

諸犯真宗諱易之又遣使來賀登極隆緒卒立二十四  
年年六十一諡天輔皇帝廟號聖宗遣使告哀帝及太  
后各北向舉哭詔為罷朝七日京師及邊州禁樂七日  
遣使祭奠弔慰隆緒歲獻方物皆親閱必使美好中意  
守約甚堅未嘗稍啟邊隙既卒其第八子宗真立小名  
濟古爾為皇太子及即位軍國事專制於其母順聖元  
妃加號曰法天皇太后慶歷二年元昊未平宗真知中  
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蕭英劉

六符來致書曰大契丹皇帝致書兄大宋皇帝惟瓦橋  
關南本石晉所割而柴氏狂謀掠我十縣自太祖創業  
始通隣好及太宗繼位才定并汾而無名興師直抵燕  
薊羽名精銳禦之獲退自是穆鎮國強兵南北王府歲  
有戍境之勞備渝盟之事竊審專命將臣薄伐河右且  
李元昊稱藩尚主北朝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  
一介為報况營築長隄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  
既稔猜嫌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願以晉陽舊

附之區闕南元割之縣見歸敵國共康黎元使者至雖以請地求婚為言而其指頗欲邀歲賂仁宗重用兵遣富弼符惟忠報以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惠養天下與大契丹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迨於續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貽及緘問言瓦橋內地晉陽故封石氏所割周朝所復皆事繫累代安及本朝況太宗皇帝親征劉繼元而北兵來援以至交鋒石嶺是以有幽薊之役元昊我之叛臣羈議討除已嘗遣

杜防郭稹傳道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澤盖霖潦衍溢當致繕防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宜遵先志共保隣懽初敵在巴納穆丹河弼惟忠見行帳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

通好則主專所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宗真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叔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斃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

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

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  
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  
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  
主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  
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  
再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  
事母廣開塘淀增屯兵騎容受叛士錄副以行中使持  
誓書追至武彊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



前與敵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啟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夕易書而行既至契丹宗真求誓書用獻納二字弼力折之宗真知不可乃罷且約令元昊復來臣自此遂增銀絹為五十萬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過厚其後遂為無窮之敝敵既得增幣因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為貴官

四年元昊納契丹降人契丹問罪遣使來告出師皇祐元年遣使來言師還告捷四年以契丹賀乾元節書嘗去國號而稱南北朝詔兩制臺諫官議以為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答書復稱大宋大契丹至和元年使來言通好五十年宗真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欲交馳畫像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二年遣以馴象二年四月遣使賀乾元節因持宗真畫像來其年八月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諡文成皇帝廟號興宗

詔輟朝發哀禁樂遣使慰奠皆如故事宗真性輕佻嘗  
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  
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正  
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子洪椿立嘉祐元  
年來聘再求聖容又以洪椿像來詔許之六年五月詔  
河北緣邊安撫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  
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禁詰之契丹  
驅所犯人榜境上及隆緒統和二十四年亦下令禁約

其後北人或自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邊吏  
因循不能止至趙滋守雄州遣人射殺其人破其舟遂  
嚴捕魚之禁自慶歷增歲賂契丹寢驕而貴臣杜防將  
死又教契丹以辯爭小事無輒置使中國常為我所撓  
則金帛時至持久之術也自此使者之來多頡頏爭禮  
被邊數侵禁地又為石墻於銀坊城以動真定之北寨  
越耕薤子平夜遣人拔我容城柳朝廷待以異類雖加  
鐫諭亦不鬪直取必而塘水益廣兵備甚飭矣契丹每

歲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達魯河鑿氷釣魚  
氷泮即縱鷹鷂以捕鶩鴈夏居炭山或上陁避暑七月  
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  
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中書省行  
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  
特哩袞宗室也伊勒希巴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額  
爾奇木刺史也內外官多做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扎色  
穆昆薩納噶達嚕噶圖嚕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

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扎薩克東西都省太師  
兵又有國舅鈴轄約尼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  
節度頻布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烏雅太師一  
百六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為  
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  
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  
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戶  
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為行宮

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像朔望  
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鉢  
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安巴堅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  
宮烏雲曰積慶宮舒嚕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應天后  
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  
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  
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  
其上的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

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譚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瑟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震自安巴堅相承二百餘年盡有契丹奚渤海及幽燕雲朔故地四面與高麗安定女真黑水珠赫烏舍國博和哩阿里瑪鐵離靺鞨党項突厥土渾伊濟珠巴克室韋越離喜等諸國相隣高昌龜茲



于聞大小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土宜  
羊馬馬庠而善走人能寒苦而衆故諸國憚之每正兵  
一名自備馬二匹韉鞍馬甲皮鐵視其力人鐵中九事  
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錄鉞  
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孟紗袋搭鈎氍傘各一縻馬繩  
二百尺紗一斗以九月末南來十二月退散伐桑柘園  
圃焚燒室屋虜掠老幼婦女所過城邑不可擊者聲言  
治攻具脅使自守不出每城門輒以百餘人刺候或城

中突出力不敵則走還集衆兵往鬪號簇門兵津濟徑  
路皆巡視絞絡若攻城驅所掠老幼運薪土塞池壕引  
滿以居其後置陣必預度山水地濶狹馬五百或七百  
為隊每十隊次第更進以一隊奔突哮噉擾我軍疲困  
則退而飲食休息新羈者進回環不已又以草穀家丁  
揚塵助聲勢於其旁官軍多步兵裹糧負甲退而食息  
又為所乘若累日不解則困於賊戎主則以精兵自隨  
命曰護駕兵馬其大畧如此自隆緒改元統和至二十

九年改開泰訖九年明年改太平至十一年宗真立改  
景福明年又改重熙重熙二十三年洪椿立改清寧清  
寧九年即治平四年也英宗崩遣使弔祭神宗登極遣  
使來賀既而修涿易二州城增兵馬葺器械積芻糧而  
燕民數漁我界河至遣兵遮護官軍相與鬪射或追焚  
其舟又創遣邏騎越拒馬河入歸信容城兩屬地內緣  
邊安撫王臨請於保州塘灤西築隄植木引水種稻為  
方田作溝以限戎馬熙寧初王師取熙河置河北三十

七將籍保甲廣武備洪基疑焉數欲辯爭小事以嘗試  
中國七年遂遣蕭禧來致書謂蔚應朔三州土田昨安  
鋪舍南北永標於定舍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  
為侵擾或營修戍壘或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  
睦隣之大體妄圖勲賞深越封陲今屬省巡遂令按視  
備詳端貫盡合拆移爰遣介軺特垂緘報據侵入當界  
地里所起鋪形之處早令毀撤却於久來元定界至再  
行安頓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且無

違爽禧自雄州來知州王慶民以誓書不許泛使入境  
拒不得進慶民卒後守周永清遂納之二月禧到闕以  
河東地界為言且及雄州修城白溝驛創箭窻及趙用  
越境事帝面諭以三州地界當遣官會北朝官檢視定  
奪雄州外城自嘉祐年中因舊繕修固非創築有違誓  
書今當罷止其役白溝館舍如果有修營並令拆去固  
嘗累飭邊臣不令生事昨趙用擅入北境即已降停今  
郭庠侵入本界仍復射傷戍人理須應敵如北朝近差

巡馬乃是創興事端此無可施行者禧奉詔而退又命韓縝報聘遣太常少卿劉忱等會其臣蕭素於代州境上往復累月議不決八年三月禧再來致書言上命縝等乘驛往河東計議禧必欲以分水嶺為界帝患之詔詢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不可許之狀故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過期不肯行帝遣內侍李憲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禧猶不從帝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用長連城為界

有公牒六十初無指石長城分水嶺之文是時彥博等  
四人皆上章以為不可與地而王安石言於帝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令於分水嶺擬  
撥遣使持示禧禧乃辭去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  
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敵遂反瞰忻代州凡東  
西失地七百里七月命韓縝等往交新疆元豐初又以  
索覘人李福壽之故妄占瓶形寨地縱騎入塞踐稼河  
東安撫劉舜卿以為言尋捕得逃民王善及妻子皆蒙

塞其耳目械以還之然猶時有亡命者若于惟孝程全  
官程岳武備翟公僅輩皆嘗刺其陰事以報我及告捕  
姦邏懼而來歸朝廷悉命以班行處之江南洪椿能守  
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英弼與  
太子濬有隙潛畜甲士謀殺之其母與琵琶工通英弼  
又引洪椿視之母自縊死濬有遺腹子延禧時未生故  
免於難英弼益專恣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敕旨無  
違魏王白帖子其後國相梁益介殺英弼坐死者千餘



人乃立延禧為太孫元符二年遣泛使蕭德崇等至時  
方討夏國故為其游說帝亦遣使報之而不從其請三  
年哲宗崩徽宗即位遣使來吊祭聘賀如故事明年正  
月洪椿死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  
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為壽昌至七年終廟號道宗詔輟  
朝禁樂遣使吊祭如故事建中靖國元年延禧即位號  
天祚皇帝改元乾統崇寧中朝廷討西夏夏人求救於  
遼遼遣使來蔡京為相踰度所以來之意議先遣使往

乞師以塞其請延禧得乞師之書怒曰我本遣人往南  
朝和解今番來借兵用相玩爾五年又遣使來議夏國  
疆界後乾統十一年改元天慶是歲政和元年也自延  
禧在位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四年八月女  
真首領阿固達遂叛集所部甲馬二千犯東境寧江州  
延禧方射鹿秋山聞亂小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  
仙壽帥渤海兵千人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始時州有權  
易場女真以金珠蜜蠟為市率為州人賤直彊買且拘

辱之謂之打女真至是逞憾殺城民無噍類獲遼甲三千退長白山之按春河延禧自秋山將之顯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十月遣樞密使蕭奉先之弟殿前都點檢嗣先為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保巴副之帥契丹奚兵五千屯珠赫店臨白江與女真對壘時北方久無事奚契丹聞軍興皆願奮行希賞至挈其孥以從而  
不設備女真潛度混同江掩擊之嗣先軍張皇未及陣而兵交遂奔潰子女輜重牛羊金帛悉為所得又追襲

百里殺都押管安州防禦使崔公議商州刺史邢頴遼人故事漢人不預軍國大議自兩戰之敗始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琳庸皆書生無將略奏言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矣延禧與之十萬命中京上長春遼西四路課民家貲每及三十萬者調一卒富家至調一二百人以十二月為期民多麀產琳庸統御無法器仗聽從便但持刀矛羶甲備數而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道並進雜以蕃

軍樞密副使耶律鄂爾多出涑河路黃龍尹耶律寧出黃龍路復州節度使蕭尼格出咸州路左祗候郎君蕭阿古出好草谷路獨涑河一軍深入遇敵才交鋒稍卻退鄂爾多以為漢軍遁即領奚契丹兵棄營而奔翌日所留漢衆三萬自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將再戰再敗餘三道軍聞之各退保其疆不數月盡為女真攻陷蕭嗣先之敗也士卒多逃歸奉先懼其弟獲罪妄云潰兵畏誅所至剽掠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延禧從之詔一

切勿問自是出征者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  
而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奔五年延禧下詔親征其  
臣耶律章努以延禧不道謀廢之而立其叔父秦晉國  
王耶律淳謀泄延禧殺章努待淳如初延禧兵至鴨綠  
江女真縱擊之延禧督戰三合俱不利衆相隨而潰是  
歲朝廷遣賀生辰正旦使至北庭留兩月不見而還延  
禧募渤海武勇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契丹昔  
滅渤海建為東京時留守蕭保先為政苛酷六年渤海

十數人殺保先於是武勇軍因之作亂還據東京推永昌為渤海皇帝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藩州未下張琳州人也請討之募兵二萬人自顯州進軍攻渤海永昌兵敗遁入海追斬之緣邊奏敵亂帝屢詔邊臣毋得輒有所陳邀功生事貽禍邊鄙而童貫已啟北伐之議會奉使陶說及前通判保州張翬等言遼雖為女真所挫而上下未叛其國尚立邊臣迎合撰為事端以誤朝聽不可不察乃止先是延禧命叔淳為元帥宰相蕭德恭

副之募遼東飢民得二萬人謂之怨軍淳嘗守遼陽得人心欲倚之復遼東未出境而兵亂乃強率衆度遼水欲下潘州急攻未能拔或報女真至乃引還是年夏再命淳會兵防秋至陰涼川聞怨軍兩營以無衣叛十一月留大軍於衛州蒞藜山就糧自領輕騎二千赴顯州討叛者次懿州忽報女真前軍已過乃號召大軍會徽州八年正月與女真遇陣未合而潰淳以麾下五百騎保長泊女真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大掠而



去又破乾顯等州以馬疲而歸延禧在中京初聞敗震  
懼潛令內庫裒珠玉珍玩五百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  
左右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五百里馬又與南宋為兄  
弟夏國為舅甥何憂哉所憂者兵民被害耳及女真歸  
邊備小寬延禧復自肆女真遂陷黃龍府咸信蘇復五  
十餘州據遼東長春兩路阿固達自號大金國遣人議  
和約十事邀求封冊為皇帝延禧付南北大臣議蕭奉  
先等喜自此無患請許之遣靜江軍節度使實訥埒歸

州觀察使張孝偉為封冊慶問使備儀物輅冕冊為東懷皇帝阿固達大怒叱出實謂等腰斬之諸酋為謝乃解酋人笞百餘十一年改元保大是歲宣和三年也金人破上京凡祖懷慶州乾顯州境內木葉山遼國上世冢塋所在皆焚劫發掘無遺延禧有子四人長曰趙王母趙昭容次曰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母元妃晉王賢而有人望蕭奉先元妃兄也欲立其甥秦王文妃妹適耶律達哈拉妹適耶律伊都奉先疑二人欲立晉王

譖殺文妃及達哈拉并其妻伊都懼擁千餘騎叛歸金  
國時金人悉師度遼而西用伊都為先鋒二年正月陷  
中京延禧懼即日出居庸關入鴛鴦泊尋聞伊都至奉  
先謂延禧曰伊都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來立其甥  
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延禧惑之乃賜晉王死王  
賢死不以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衆心益攜延禧畏逼  
率禁衛五千奔雲中中道稍引去能從者趙王梁王與  
三百餘騎幾為敵所及過雲中囑留守蕭扎拉曰賊至

矣善守城亟入天德趨漁陽嶺入陰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此皆汝之由汝亟去恐人不汝容并及我奉先痛哭辭去行未十里左右追殺之金人至雲中扎拉迎降陰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陷淖六十里他兵不能至金人駐兵鴛鴦泊經營之涉歷時月遼人無主命令不通初延禧留張琳李處溫與叔淳守燕至是處溫與蕭幹挾怨軍郭藥師等謀立淳三月率燕京民數萬人入府勸進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溫不可淳出

遽被以赭袍淳慟哭力辭不得已遂僭即位稱天錫皇帝下詔廢延禧為湘陰王燕雲平中上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諸蕃部族延禧主之遼國自此分矣舊有馬數千羣羣以千計皆良馬也上世常擇三萬匹歲牧於雄滄兩境之間謂之南征馬意夸示中國及金人入寇民馬衰每匹價至三十萬無鬻者官馬雖多未嘗以頒將士延禧入夾山之後有司悉以羣牧獻於金人唯松漠以北者為達實林牙所有

淳既立遣知宣徽院蕭托卜樞密副承旨王琚來告謝  
帝以延禧尚在淳安得擅立却而不受初易州涑水人  
董才沉雄果敢為鄉軍隸官與女真戰敗主將欲斬之  
才亡命山谷集衆至千人剽掠郡縣飛狐靈邱入雲朔  
至奇嵐三界谷來歸知軍解潛以聞詔賜姓名曰趙詡  
以為閣門宣贊舍人從者皆拜官使詣童貫詡見貫屢  
言淳可取於是貫決計出師駐於雄州以劉延慶為東  
西兩路都統制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楊惟忠

种師中王珣趙明王志為偏裨辛興宗總西路兵屯范  
村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世龔景曲奇王育吳  
子厚為偏裨貫張榜招諭燕民來歸又使歸朝官張憲  
等入燕諭淳以禍福使之舉國內附淳執而斬之遣王  
子班耶律達實林牙蕭赫魯為西南面都統領千五百  
人屯涿州新城使王介儒語貫曰欲和即還作善鄰不  
欲和請以兵相見大暑中無徒苦諸軍也楊可世將輕  
騎進戰師不利辛興宗等戰於范村復北乃議班師敵

以敗盟責我追至雄州北風大雨雹我軍不能視薄暮始解未幾淳卒知中山府詹度言契丹無主燕人願歸國王輔力主再舉之議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淳既死私諡曰宣宗蕭幹立其妃蕭氏為皇太后后既立幹專政國人遂貳其易州守將王琮涿州留守郭藥師舉二州來降蕭后聞之與其臣議曰事至於此苟可以託國吾即從之或言女真兵盛勢不可遏可以休附或言大宋百年歡好信誓可倚后曰二說皆可



行乃遣使二國令蕭容韓昉等使於我又令章言中使於金皆奉表稱臣妾昉至童貫蔡攸以其止納款麾去之曰非納土不可昉笑曰納款即納土也乃以表聞初李處溫謂中國可仗說蕭后且密約貫攸欲以后及燕山來歸貫攸不能周旋其間事寢泄或詣后告之后殺處溫而拒王師貫攸乃令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於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

外築壘與我師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既以全師抗我則燕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兵并西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意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敵合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入燕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

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矣  
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關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  
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大軍屯  
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留帳中夜半  
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  
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  
遁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  
回自熙寧以來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十二月金人陷居

庸闕蕭后率蕭幹等遁左企弓等迎降后東走至松亭  
闕議所向達實林牙欲歸延禧蕭幹奚人也欲往其國  
淳之壻蕭伯特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見之有何面目  
林牙命牽出斬之於是契丹軍從林牙奚軍從幹林牙  
挾后見延禧延禧先已下詔追削淳官爵貶后為庶人  
改姓虺氏矣至是殺后而赦林牙幹僭號大奚國神聖  
皇帝領衆出盧龍嶺攻陷景薊燕山安撫使王安中遣  
郭藥師討斬之延禧鳩集散亡勢少振帝間使胡僧與

之約許迎至京師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  
千間實以女樂三百延禧大喜會阿古達死弟烏奇邁  
立其將尼堪自雲中東歸以烏舍代主兵延禧謂其去  
又得達實林牙兵陰山以三萬騎助之謂天且中興欲  
擣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自金人入長春遼陽  
車駕跳奔當兵力全盛時不能一戰今舉國為所有乃  
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毋輕舉以取辱不聽  
林牙稱病不行四年冬延禧攜后妃二子及宗屬出夾

山南下武州烏舍盛兵遮其歸路戰於昂阿下烏舍復  
千騎山間出後顧之驚潰延禧奔山金人盡得其妻子  
延禧計窮欲投夏國夏人不敢納乃之小呼魯五年正  
月與金國將羅索遇時從騎尚千餘有金鑄佛像長丈  
有六尺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竟為所及羅索下馬  
跪於前捧觴而進遂俘以還烏奇邁封為海濱王處之  
長白山東凡在位二十五年踰歲而死契丹由是遂亡  
自安巴堅至天祚凡九代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六